

三國志演義
古版匯集

批評 三國志傳

日英德藏余象斗刊本

三國志演義古版匯集

陳翔華 主編

下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陳翔華 主編

三國志演義古版匯集

日英德藏余象斗刊本批評三國志傳
(下)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三國志演義古版匯集（已出書目）

陳翔華主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 殷夢霞 李強責任編輯

西班牙藏葉逢春刊本三國志史傳十卷存八卷（卷一至卷二、卷四至卷九）

明嘉靖二十七年（一五四八）序刊本。端題『新刊通俗演義三國志史傳』、『東原羅本貫中編次』、『書林蒼溪葉逢春綵像』。首有《三國志傳加像序》（末署『時嘉靖二十七年歲次戊申春正月下浣之吉，鍾陵元峰子書』），次《新刊按鑑漢譜三國志傳繪象足本大全目錄》（末刻『首尾共計二百四十段』），次《三國君臣姓氏附錄》，次『靜軒先生嘆曰』與『又有嘆曰』。上圖下文，十六行二十字。葉逢春刊本是今見《三國志演義》的第一個『加像』本。僅見藏西班牙馬德里愛斯高里亞爾修道院，入藏時間爲一五七三年（即明萬曆元年）。

二〇〇九年八月影印出版。全二冊。

日本藏夏振宇刊本三國志傳通俗演義十二卷

端題『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釋三國志傳通俗演義』、『平陽侯「相」陳壽史傳』、『後學羅貫中編輯』、『書林夏振宇繡梓』。板心題『官板三國傳』。首有修髯子《三國志通俗演義引》（撰年誤作『嘉靖壬子』），次庸愚子《三國志通俗演義序》，次《三國志傳宗寮姓氏總目》。正文十二行二十五字。僅見藏日本名古屋市蓬左文庫。

二〇一〇年六月影印出版。全三冊。

北京藏湯賓尹校本通俗三國志傳合編本

明萬曆三十八年（一六一〇）前後刊本。此書為全二十卷本暨近年新見殘兩卷（存卷一、卷二）本之合刊。端題『新刻湯學士校正古本按鑑演義全像通俗三國志傳』、『平陽陳壽史傳』、『東原羅貫中編次』、『江夏湯賓尹校正』。板心題『全像三國志傳』，間或作『批評三國志傳』。書前存《新刻湯先生校正三國志傳姓氏》（殘破）、《新刻湯先生校正三國志傳目錄》、《全漢總歌》。上圖下文，十五行二十五字。俱僅見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二〇一〇年九月影印出版。全二冊。

北京藏黃正甫刊本三國志傳二十卷

明天啟三年（一六二三）序刊本。端題『新刻攷訂按鑑通俗演義全像三國志傳』、『書林黃正甫梓行』。首有《三國志敘》（末署『癸亥春正月山人博古生題』），次《全像三國全編目錄》（末刻『首尾共計二百四十段』），次《鑄全像演義三國志君臣姓氏附錄》（題下：『起漢靈帝戊申歲至晉世宗庚子歲止 首尾總計一百一十三年事實』）。上圖下文。圖上之欄外，有八言題句，圖之兩旁及其下方爲行文，半葉十五行，行二十六字（圖下）至三十四字（圖旁）。僅見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影印出版。全二冊。

曹操命謀士

迎接徐庶



評族別玄德
別族別玄德而
非族別玄德而
非族別玄德而
非族別玄德而
非族別玄德而
非族別玄德而
非族別玄德而

評徐母責孝
現徐母責之
言一婦人
能識真天子
曉忠孝大義

新刻接鑑全像批評三國志傳卷之七

東原 貫中

書坊 仰止

書林 文台

羅道本

余世騰

余象斗

編次

批評

網梓

玄德三顧諸葛亮

建安十二年冬十一月徐庶臨別玄德乃薦諸葛亮有王佐之才自趨
程回許昌曹操所知徐庶到遂令荀彧程昱等一班謀士出東迎接入
見曹操他已畢操曰公乃高明遠見之士何故屈身於劉備乎庶答
曰庶自幼逃難寄托江湖偶至新野與劉備相會老母幸蒙慈念庶不
勝愧感操曰令堂在此汝可晨昏以盡人子之道吾以此待所教誨矣
庶拜謝而出急去見母徐母忽見庶泣拜於堂下大驚而問曰汝緣何
至此庶答曰近於新野從事於劉豫州偶得母書不顧星夜至此徐母
大怒曰辱子汝飄蕩江湖近二十年矣我將汝隨群儒幸業日有進益
何期反不如初也汝自幼讀書知此忠孝之道不能兩全汝須識曹操
欺君罔上之賊劉玄德仁義布於四方誰不仰之况乃漢室之胄吾謂
汝得其主矣今憑一紙偽書更不推辭而來棄明投暗自取惡名汝乃

評徐母自經

徐母見子而

曰適無歡使

之適而痛楚

沈隱于胸也

情乎天不佑

懷而元氣終

身不設一謀

不為一策矣

評荀彧東吳

荀彧曰孫南

征死乃天數

為師而能

立其

徐庶見母



反被叱之

其匹夫也吾有何面目與汝相見站岸望之徒空生於天地間耳罵得徐庶伏於階下不敢仰視徐母轉入屏風後少時人報曰老夫人自縊死於梁間徐庶流入救時其氣已絕後史官有詩贊曰

賢哉徐母

德被中國

守節無虧

於家有補

教子多方

處身甘苦

氣若丘山

義衝肺腑

謹美豫州

毀凌魏武

不畏鼎鑊

不惧刀斧

惟恐後嗣

死得無所

賢哉賢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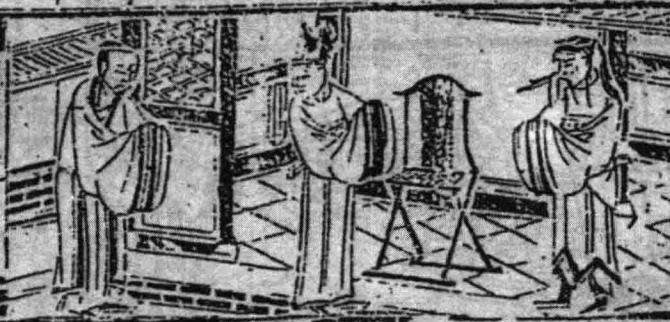
名垂萬古

徐庶哭死後魁曹操使人吊問破木為棺擲親往祭之厚葬於許昌城南之原徐庶居喪極重賜之曹操商議南征荀彧諫曰未可動兵且待春煖可行冀州流繫潭池之有作一池名曰玄武池於內教練水軍長驅大進可席捲矣操從之遂按兵不動却說劉玄德安排聘禮特往隆中謁諸葛亮只見門外人報有一先生戴冠束帶道貌非俗來探公德曰此必是孔明也遂整衣冠出迎視之乃司馬德操也玄德大喜請入堂中高坐乃拜起居曰備自別仙顏軍務繁雜有失拜訪幸蒙光降大慰平生微曰近聞徐元直在使君處故故一會玄德曰近聞曹操內下徐母遣人持書喚面許昌去矣微曰此中操計也吾聞徐母大夫女貴

平孔明辨友
關孔明辨友
反之志而自
斷之不見使
斷無言外辭
至聚領而蜀
多負士乎

司馬德操見

玄德言孔明



持書喚子事知必詐也元直不去其母尚存今若去之母必死矣玄德
驚問其故徽曰其母貞烈之人必羞見其子也玄德記之遂問曰元直
黑薦南陽諸葛亮孔明其人如何徽笑曰汝自去又惹他出來區區血耶
玄德問其故徽曰其人乃鄉鄰陽郡人也博陵滎州平頴川石蘭元波
南直公威并徐元直為友其密常一處學業此四人惟孔明獨現大略
可見其人之智也其四人務任精熟惟孔明純粹其人大器自抱膝長
笑而指四人曰汝等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眾皆問其志若何孔明但
笑而不答此可見其人之志也玄德曰何隱多美哉徽曰自有鮑旭善
觀天文見祥星聚於頴川對人言之其下必聚賢士後有時曰
蜀郡靈寶轉豐池定劍新將軍居北寨天子出西秦
未到三谷輔魯為五老臣今朝頴川客誰識聚首人
徽又曰孔明居於隆中號為梁父吟每白比管仲樂毅其才不可量也
時有関公在側曰羽聞管仲魯一匡天下九合諸侯孔子猶稱之曰微
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樂毅克齊而下七十餘城二人皆春秋名蓋豪
宇之士孔明比之不亦太過孔明安敢望此二人徽曰以吾觀之只可
比這二人関公曰可比那二人徽曰可比興周朝八百餘年姜子牙開

玄德問田夫

卧龍何處



孔明作梁父吟
吟曰大猷
君子所居則
正信然

四百餘歲漢江山張子房也衆下愕然微下塔相辭便行玄德堅意相
留不住微乃仰天大咲而言曰卧龍雖得止主未得其時言罷頷也而
去玄德嘆曰真乃隱居賢士也次日關張二將帶十數騎從人望隆中
求遠望山畔數人耕鋤於田間而作歌曰

蒼天如圓蓋 陸地如棋局 世人黑白分 往來掩紫厚
清者自勿勿 厚者自碌碌 南陽有隱君 高眠睡不足

玄德聞其言勸馬喚童夫而問之曰此謂何人所作田夫曰非是詞乃
梁父吟是卧龍先生作也玄德問卧龍先生何處居住田夫遙指曰西
南一帶高岡名卧龍岡岡前疎林內茅庐即諸葛先生卧龍之地也玄
德謝之行不數里遙望卧龍岡果然清景異常後人有篇古風單道卧
龍之住處詩曰

襄陽城西二十里 一帶高岡映流水 高岡原曲壓雲根
流水潺湲飛石髓 勢若困龍石上蟠 形如丹鳳松陰裏
柴扉半掩閉茅庐 中有高人睡不起 修竹交加列翠簾
四時籬落野花香 床頭堆積皆書卷 往來座上無凡塵
扣戶蒼猿時獻菓 守門老鶴閑听經 囊裏名書藏古錦

訪孔明

玄德歷數世
亦下流以語
童子便見引
山野居起之
處夫

評南陽景物
南陽景物不
凡足徵大矣
勝歷

玄德扣門

童子出應



壁懸奎劍掛七星 廬中先生獨幽雅 閑來親自鋤田稼
專待春雷驚夢回 一聲長嘆分天下

玄德來到庄前下馬親扣柴扉童子出問玄德曰漢左將軍官城亭
侯領豫州牧兄也新野王叔劉備特來拜見先生童子曰我不記得許
多名玄德曰新野劉備來訪先生童子曰今早少出玄德曰何處去童
子答曰曉明不究不知何處去玄德曰我特歸童子曰不惟或三五日
或十來日玄德快已不已張飛曰既不見自歸便了玄德曰更待何時
關公曰不如暫回却又使人來探知那時來未晚玄德以言囑付童子
曰如先生回可言劉備專拜遂上馬回新野去徐行數里勒馬回視隆
中景物茂盛不已果然山不在高而秀水不在深而清地不廣而平林
不大而茂松栢交翠猿鶴相隨觀之不足忽見一人神清氣爽眉秀目
隼氣緊軒昂丰姿爽儁戴通巾青衣道袍杖藜後山僻小路出來玄
德曰此必卧龍先生也忙下馬進前施礼曰先生莫非卧龍也其人曰
將軍是誰玄德曰豫州牧劉備是也其人曰吾非孔明乃孔明之友傳
陵崔州平也玄德曰又聞先生大名請席地權坐少請生益二人對坐
於席上關張待立於傍州平曰將軍欲見孔明何為玄德曰方今天下

評州平議論

現州平率止
勳贈同莫而
非明漸染
所及

州平歷數根
古一治一亂
之道與玄德
言維是不易
以定論却亦
足見其無絲
毫反治之才

玄德見崔州



平問孔明事

大亂無蜂起欲見孔明求安邦定國之策州平笑曰公以定亂為三
但恨不明治亂之道也玄德請問曰何為治亂之道州平曰將軍不信
聽訴一語自古以來治極生亂亂極生治治如天地陰陽消長之道
寒暑往來之理治不可無亂而入於治也如寒尽則暖心盡則寒四時
之相得也自漢高祖斬白蛇起義除秦之亂而入於治也至哀平之世
末二百年太平日久王莽篡竊元治而入亂光武中興於東都後整天
漢天下元亂而入治也光武至今未二百年民安已久故起干戈此乃
治入於亂也方今禍亂之始未可求定豈不聞天生天殺何時是盡人
是人非其言而休又聞天道不足而化為術為術不足而化為德德之
不足而化為仁仁之不足而化為義義之不足而化為禮禮之不足
而化為三皇三皇不足而化為五帝五帝不足而化為三王三王不足
而化為五霸五霸不足而化為四夷四夷不足而化為七雄七雄不足
而化為楚漢楚漢不足而化為新室新室不足而化為舊市舊市不足
故生曹操孫權與將軍等皆便互相侵奪殺害群生此天理也往是今
非昔非今是何日而已此常理也將軍欲見孔明而使幹扶天地紐
乾坤恐不易為也玄德謝曰適見先生所教不知孔明居於何處州平

計刻侯問答

玄德寺雲長

一刻一谷

國慶之口

可謂死一息

志者

平德引古人

事以止張飛

之舉開口便

有湯武氣象

玄德兄弟



冒雪面縣

曰吾亦欲尋他未曾見耳玄德曰請先生同到淑縣若何州平曰山野無意於功名久矣容他日再見長揖而去玄德與關張上馬而行關張曰崔州平之言若何玄德曰此隱者之言也吾故知乱方今乱世之時聖人有言危而不入乱而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其理故然耳爭奈漢室將危社稷漸疎庶民有倒懸之急吾乃漢代宗親况有請公之力相扶安得不扶此救危而坐視也關公曰知兄主意正似屈原須知懷王不明左拾方而諫乃宗族之故也玄德曰雲長知我心也遂回至新野住數月時值隆冬玄德使人去探孔明使人回報諸葛亮先生已在庄上玄德便交轡馬張飛曰量一村夫何勞哥上自去使人喚來便了玄德叱之曰汝不讀書曾不聞孟子云招虞久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難壯勇士不忘喪其元見賢不以其道是就欲入而有閉其門也孔明世之大賢豈可召乎遂上馬來謁孔明未知見否

劉玄德風雪訪孔明

時建安十二年十二月冬天色嚴寒彤雲密布朔風凜冽玄德與關張引數十人前赴隆中求訪諸葛行至數里紛紛飛雪粉壁堆成張飛曰寒天暑月尚不用笠宜訪此無益之人且回以避風雪玄德曰吾欲

伊能聽歌
聞歌酒本而
所物馬所之
盡好美之誠



孔明見我殷勤之意兄弟你怕冷可先回張飛曰死猶不怕何怕冷乎
低頭哥亦勞神思玄德曰汝勿多言相隨共行將近茅舍忽見路傍
村酒店中一人作歌玄德勒馬於酒旂下聽歌曰

壯士功名尚未成 嗚呼父不過陽春 君不見

東海老龍波亂噴 石橋壯士誰能伸 慶施三百六十韻

風雅遂與文王親 八百諸侯不期會 老龙負并涉孟渾

牧野一戰血漂竹 歌朝設策誅紂君 又不見

高祖奮迹起草中 長揖一聲降準公 高謀大霸驚人耳

望雲躍足未超逢 人間馳驟英雄辨 指揮楚將加轉逢

更有一人擎掉而歌曰

吾皇德範驅衆有 一定強秦四百載 桓靈末火火德衰

奸臣賊子調鼎鼎 青蛇飛下御壁傍 又見妖虹降玉堂

盜賊四方知奴聚 奸雄萬里皆靡揚 吾儕大咲皆拍手

悶來村店飲村酒 獨善其身終日閑 何須萬言名不朽

二人歌罷抚掌大笑玄德曰此必是卧龍先生也遂下馬入村店見二
人凭棹攪而对坐飲酒上着者白面長鬚下着者奇形古貌玄德曰二

評德求賢
見其友而
欲載馬以
從玄德急
親其惟恐
不得見而
欲屈之為
先容

評德訪孔明
訪二次而
得者焉均
見孔明可
謂日負之
重不輕于
見

玄德謁見

諸葛均



公何者是則龍先生也付面者曰將軍尋則龍何幹玄德曰劉備乃漢左將軍豫州牧也見居新野城欲求先生請問濟世安民之術自面者曰吾等非則龍也皆其友也吾乃廣州石廣元汝南孟公威以隱居于此地也玄德大喜曰倫隨行有馬足敢屈二公同往則龍庄上共話石廣元曰吾等是山野懶懶之徒不省治國安民之事在世無益君請上馬可見卧危矣玄德辭二隱士上馬投卧龍岡來到左門外下馬扣門童子出玄德遂問曰先生在庄上否童子言在堂上觀書玄德而童子入見草堂上一人擁爐抱膝而歌曰

鳳翔於萬里兮無王不棲吾今守於一方兮非主不依自耕於隴畝兮以待天時聊寄傲于葵妻兮自吟詩逢明君于一時乎更有何遲展經綸于天下兮開創維基救生靈于塗炭兮到處平夷立功名於金石兮拂袖而歸

玄德上草堂而施礼曰劉備久慕先生無緣拜会昨因徐元直指引遂到仙庄不遇空回今特冒風雪而來得拜尊顏實為萬幸那少年慌忙答礼而言曰將軍莫非劉豫州欲見家兄否玄德驚訝而問曰先生又非孔明耶其人曰則龍乃一家兄也一母所生三人大家兄諸葛瑾見

諸葛均說

孔明之遊
儼然有民
胞物與懷

孔明之遊
儼然有民
胞物與懷



孔明遊處

在江東孫仲謀處為幕賓二家兄諸葛亮與弟均耕於此其乃孔明之弟諸葛均也玄德曰卧龍先生今在何處均曰博陵崔州平相邀開遊不在庄上二日矣玄德曰于何處開遊均曰或駕小舟遊於江湖之上或訪僧道于名山之中或尋朋友于山僻之間或樂琴書于洞府之內往來莫測不知何所玄德曰劉備如此緣分淺薄兩番不遇天賢漢呀不已諸葛均留飲茶張飛曰既先生不在請哥上馬玄德曰滿院到此如何無一語回夫玄德請問曰備聞卧龍就讀論思著書其可得聞乎均答曰不知張飛怒曰問他則甚風雪越發不如早回玄德叱之曰汝豈不知春秋乎均曰家兄不在不敢又置車騎別日却來回礼玄德曰倘蒙先生鶴駕來臨數日之後備又至矣願借紙筆留書上達以表劉備殷勤之意乃具紙筆于几案上玄德呵問凍筆上書曰漢左將軍城亭侯司隸校尉領豫州牧劉備拜書歲經丙午相謁仙庄不遇空而悵不已切念備漢朝帝裔恭居皇極歷歷郡之階朕伏觀朝廷離亂紀綱崩摧當群雄亂國之時應冀君之口備心日夜憂惶肝膽裂傷仰聞先生仁慈惻隱忠義純然有昌黎之手段子房之妙略備敬之如神明欲求一見而不可得再乞他日高臨

諸葛均送

洛特拜尊顏以此上聞
建安十二年十二月

日博自拜謹書

評孔明擇婦

承彥婦而娶
孔明父吟足
見孔明平日
教人之德

亮擇婦而娶

承彥婦而娶
孔明父吟足
見孔明平日
教人之德

劉備出庄



玄德馬嘶遊興諸葛均送
出庄門外玄德致殷勤之意均入庄玄德
上馬忽見童子拍手于籬內叫曰先生來也玄德視之見一人暖帽遮
面狐裘披於坐下騎一蹇驢後青衣童子背一壺酒踏雪而來轉近小
橋口須臾吟一首曰

一夜北風寒 萬里彤雲厚 長空雪亂飄 改盡山川舊
仰面觀太虛 想是王龍閣 紛々鱗甲飛 頃刻遍宇宙

白髮老衰翁 感感皇天祐

玄德曰必是卧龍先生也滾鞍下馬向前施禮曰先生術寒不已劉備
專候多時那人慌忙下馬進前作揖諸葛均在後曰此非家兄也乃兄
之弟翁也名黃承彥玄德曰適聞所謂之詩極有高雅乃何人所出黃
承彥曰老夫曾在女夫家作梁父吟記得這一篇却才至橋偶見羅落
間梅花感而誦之玄德曰曾見令婿否承彥曰便是老夫至來看女婿
也黃承彥乃河南名士一見諸葛孔明而異之後孔明聚眾承彥曰聞
君擇婦有一女黃頭貌醜不堪相配孔明欣然而娶之時人作笑曰

關張阻兄



勿往卧龍

評關張諫兄
關張之諫
兄見君臣之
圖事過其

章非孔明擇婦正得黃承彥醜女玄德聞言辭別黃承彥上馬入到近
野正值風雪滿天回望卧龍岡悵悵不已後有詩單道風雪訪孔明

又詩曰
一天風雪訪賢良 不遇空面憶感傷 凍冷溪頭山路滑
寒冲鞍馬路途長 當頭片雪梨花落 撲面紛紛柳絮狂
回首停鞭望遠處 爛銀堆積似銀岡

見說南陽賢士隱 相尋不遇又空還 野猿怯冷號林內
塞鴈驚寒下水灣 着地亂雲迷草徑 搖空殺氣撼天關
逍遙鞍馬歸來處 一望漫漫雪滿山

玄德帝武三日才浴更衣准備鞍馬再往卧龍岡去請訪關張二將
聞之不悅乃攔身而諫止言若何

定三分諸葛亮出茅廬

建安十三年正月上旬玄德再往南陽關張諫曰兄長兩次親往茅店
相謁其礼寸矣想此人外有虛名內無實學故托辭也豈不聞古人云
以貴下賤無不得以衆下寡無不克兄何惑於斯人之甚也玄德曰不